

增批古文觀止

仿宋大字
增批古文觀止讀本

洋裝六冊

實價五角四分

校勘者 驥江鍾際華

出版者 上海大文書局

印刷者 上海大文書局

發行者

上海大文書局發行所

北浙江路海甯路
甯安里三十八號

民國廿七年八月三版

版權所有

增批古文觀止卷十一

上梅直講書

蘇軾

軾每讀詩至鴟鵂讀書至君奭嘗竊悲周公之不遇。

鴟鵂國風篇名周公相成王管蔡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故周公東征二年而成王猶未知周公之意公乃作鴟鵂之詩以貽王君奭周書篇名君者尊之之稱奭召公名也成王幼周公攝政當國踐祚召公疑之乃作君奭○劈頭歎

周公起及觀史記見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而絃歌之聲不絕顏淵仲由之徒相與問答夫子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顏淵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

此書敘士遇知己之樂遂首援周公有管蔡之流言召公之不言悅以形起而自比千聖門之徒坡公之推尊梅公與陰自負意亦極高矣細看此文是何等氣象何等采色其議論真足破千古來俗腸絕妙

然後見君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回使爾多才吾爲爾宰夫天下雖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樂如此。接手又羨孔子更奇乃今知周公之

富貴有不如夫子之貧賤夫以召公之賢以管蔡之親而不知其心則周公誰與樂其富貴而夫子之所與共貧賤者皆天下之賢才則亦足以樂乎此矣。富貴而不樂貧賤而足樂此周公所以不如夫子也○雙收周公孔子暗以孔子比歐梅以其徒自比意最高而自處亦高

軾七八歲時始知讀書聞今天下有歐陽公者陽爲人如古孟軻

韓愈之徒

先出歐陽公

而又有梅公者從之遊而與之上下其議論

次出梅公

其後益壯始能讀其文詞想見其爲人意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

而自樂其樂也

歐梅之樂只虛寫妙

方學爲對偶聲律之文

即作詩及詞賦之類

求升斗之

祿自度無以進見於諸公之間來京師逾年未嘗視其門

欲寫其得見先寫其

不得見文勢開拓

今年春天下之士羣至於禮部執事與歐陽公實親試之

軾不自意獲在第二既而聞之執事愛其文以爲有孟軻之風而

歐陽公亦以其能不爲世俗之文也而取是以此

嘉祐二年歐陽文忠考試禮部進士

疾時文之詭異思有以救之梅聖俞特與共事得公論刑賞以示文忠文忠驚喜以爲異人欲以冠多士疑會子固所爲子固文忠門下士也乃寘公第二○不爲世俗之文應上脫去世俗之樂正見知己

處非左右爲之先容非親舊爲之請屬

祝

而嚮之十餘年間聞其

名而不得見者一朝爲知己

以上敘歐梅之識拔自己之遭遇極爲淋漓酣暢

退而思之人不可

以苟富貴亦不可以徒貧賤

應在富貴貧賤

有大賢焉而爲其徒則亦足恃

只就喜雨亭三字分
寫合寫倒
寫順寫虛
寫實寫即
小見大以
無化有意
思愈出而
不窮筆態
輕舉而蕩
漾可謂極
才人之雅
致矣

矣。占地步多少苟且僥一時之幸。從車騎數十人。使閭巷小民。聚觀而贊

歎之。亦何以易此樂也。自東坡說出自己之真樂乃一篇之關鍵傳曰。不怨天。不尤人。蓋優

哉游哉。可以卒歲。引成語四句收住執事名滿天下。而位不過五品。其容色

溫然而不怒。其文章寬厚敦朴而無怨言。此必有所樂乎斯道也。

軾願聞焉。末復以樂乎斯道專領梅公是樂字結穴

喜雨亭記

蘇軾

亭以雨名。志喜也。起筆便將喜雨亭三字折開倒點出已盡一篇之意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

也。釋所以志喜之意周公得禾。以其名書。唐叔得禾異母同穎獻之成王成王命唐叔以饒周公於東土周公嘉天子之命作嘉禾漢武

得鼎。以名其年。漢武帝元狩六年夏得寶鼎汾水上改元爲元鼎元年叔孫勝敵。以名其子。魯文公十一年叔孫得臣獲長狄僑如乃名其子曰僑如其喜之大小不齊其示不忘一也予至扶風之明年。

始治官舍。爲亭於堂之北。而鑿池其南。引流種樹。以爲休息之所。

先記作亭是歲之春。雨麥於歧山之陽。其占爲有年。縱一筆下便可既而字轉文始曲折既而

彌月不雨。民方以爲憂。

跌一句借憂字形出寫字

越三日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

以爲未足。

又跌一句

丁卯大雨。三日乃止。

次記

官吏相與慶於庭。商賈相

與歌於市。農夫相與忙於野。

慶歌汴三字易法

憂者以喜。病者以愈。

次記

而吾

亭適成。

緊接此句妙雨更不可不喜喜更不可不志志喜更不可不以名亭在此

於是舉酒亭上。以屬

祝

客而告之。

開出

波濤曰。五日不雨可乎。

更五

曰。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可乎。

更十日也

曰。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且薦饑。

同

獄訟繁興。而盜賊滋

熾。則吾與二三子。雖欲優游以樂於此亭。其可得耶。

以無雨之憂形出得雨之可樂

今

天不遺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游而樂

於此亭者。皆雨之賜也。其又可忘耶。

應前示不忘結住

既以名亭。又從而歌

之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爲襦。

如

使天而雨玉。饑者不得以

爲粟。一雨三日。伊誰之力。

一眼注作亭却不肯一筆便說亭

民曰。太守。太守不有。歸之

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爲功。歸之太空。太空冥

通篇只是興成廢毀
二段一寫
再寫悲歌
慷慨使在
不樂然在
我有足時
者足不樂
之有蓋其
胸中實有
曠觀達識
故以理至
出爲高文
若認作一
篇譏太守
文字恐非
當日作記
本旨

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歌非餘文蓋喜雨固不必志而志喜雨何故卻於亭此理還未說出因借歌以發之

凌虛臺記

蘇軾

國於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飲食與山接也。筆亦凌虛而起四方之山。莫高於

終南。終南山在陝西西安府而都邑之麗山者。莫近於扶風也。附以至近求最高。

其勢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嘗知有山焉。雖非事之所以損益。而物

理有不當然者。應宜此凌虛之所爲築也。點出方其未築也。太守陳

公杖履逍遙於其下。見山之出於林木之上者。纍纍如人之履行

於牆外。而見其髻也。計曰是必有異。敘未築台之光使工鑿其前爲方池。以

其土築臺。高出於屋之簷而止。然後人之至於其上者。恍然不知

臺之高。而以爲山之踴躍奮迅而出也。敘既築台之後作然不知二句正寫凌虛意公曰。是宜

名凌虛。點出名台以告其從事蘇軾。而求文以爲記。點出作記軾復於公曰。物

之廢興成毀。不可得而知也。提句寄想甚遠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

狐虺之所竄伏。方是時豈知有凌虛臺耶。

台從無而成是說興成

廢興成毀相

尋於無窮。則臺之復爲荒草畝田。皆不可知也。

台之有而無是說廢毀

嘗試與

公登臺而望。其東則秦穆之祈年臺泉也。

祈年臺泉皆宮名

其南則漢武之

長楊五柞。

昨○長楊較獵之所五柞祀神宮

而其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也。

仁壽隋文宮名九成唐太

宗所建宮以避暑

計其一時之盛。宏傑詭麗。堅固而不可動者。豈特百倍於

臺而已哉。

例興成

然而數世之後。欲求其髣髴。而破瓦頽垣。無復存

者。既已化爲禾黍荆棘。邱虛隴畝矣。而況於此臺歟。

例廢毀○憑弔今古唏噓感慨欲歌

泣欲

夫臺猶不足恃長久。而況於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歟。而

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則過矣。

推進一層說

蓋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臺

之存亡也。

託意有在而不說出妙

既以言於公。退而爲之記。

超然臺記

蘇軾

是記先發超然之意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

樂字是一篇主意

非必怪奇偉麗者也。

然後入事
其敘事處
忽及四方
之形勝忽
人四時之
佳景俯仰
情深而總
歸之一樂
真能超然
物外者矣

鋪糟啜醢

醢酒

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

而不樂。

此即蔬食飲水樂在其中。單食瓢飲不改其樂意。○一起便見超然。

夫所爲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喜

而禍可悲也。

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指富貴利達美

惡之辨戰於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

多。

不超然則不樂。是謂求禍而辭禍。福可喜禍可悲。今以求福辭禍之故而多悲。少樂是求禍辭福也。

夫求禍而辭福

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蓋之矣。

蓋蔽也。○承上起下。

彼遊於物不內。而不遊於

物之外。

反超然說。

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

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覆。

即孟子勿視其巍巍之意。

如隙中之觀鬪

又烏知勝負之所在。

喻眼界之小。

是以美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大哀

乎。

此段言游於物之內。則因其美惡而生憂樂。游於物之外。則無所往而不樂。

予自錢塘移守膠西。錢塘屬浙江杭州。膠西即膠州屬山東萊州。○入題。

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牆之美。而庇采椽之居。

不椽。

背

湖山之。而行行桑麻之野。

安得超然。

始至之曰。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

訟充斥。而齋廚索然。日食杞菊。春食若夏食葉秋食花冬食花○安得超然人固疑予之不樂

也。反跌一句起下文處之期年。而貌加豐。髮之白者。日以反黑。予既樂其風

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正寫已之安往而不樂於是治其園囿。潔其

庭宇。伐安邱高密之木。安邱高密二縣名以修補破敗。為苟完之計。而囿之

北。因城以為臺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完鉞

作台事○上寫因樂而有台下寫因台而得樂放意肆志四字正為樂字寫照上下關南望馬耳常山。二山名秦漢間高人多隱於此出沒隱見。

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南而其東則廬山。即秦始皇遺廬生入海求美門子高者秦人

盧敖秦博士之所從遁也。東西望穆陵。關名左傳齊桓公曰賜我先君履南至於穆陵即此然如城郭。師

向父公齊威公即桓公之遺烈。猶有存者。西北俯濰水。韓信與龍且戰夾維水而陣即此慨然

太息。思淮陰韓信封淮陰侯之功。而弔其不終。北○憑今弔古感慨淋漓超然山水之外臺高而安。深而

明。夏涼而冬溫。寫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予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

寫人擷聲園蔬。取池魚釀娘去聲秫酒。淪脫粟而食之。曰。樂哉遊乎。擷將取也釀酒

却不實寫
隱士之好
鶴乃出酒
外尋鶴字
字與鶴兩
相對兩兩
相對兩兩
得南有之
樂無以易
隱居之樂
其得心應
手處最讀
之人能發
文機

爲釀秫稷之粘者即糯也。滄粗熟而出之也。脫粟纔脫殼而已。言不精鑿也。○寫人與台之曰用平常。○樂字一振。予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點台以見予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遊於物之外也。應前安往而不樂乃遊於物之外。外句超然之意得此一結更暢。

放鶴亭記

蘇軾

熙寧

神宗年號

十年秋彭城

彭城今徐州是

大水。雲龍山人張君之草堂水及其

半扉。

雲龍山在州城南。張天驥遷也。

明年春水落遷於故居之東。東山之麓。六○麓山足升高

而望。得異境焉。作亭於其上。

先點作亭

彭城之山岡嶺四合。隱然如大

環。獨缺其西一面。而山人之亭適當其缺。

承寫因異境作亭

春夏之交。草木

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之間。俯仰百變。

又從異境上摹寫一番

山

人有二鶴。甚馴而善飛。

馴順習也

旦則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縱其所如。

或立於陂田。

卑澤障曰陂

或翔於雲表。暮則俟素

鶴亭。

次點名亭○一段敘事錯落多致

郡守蘇軾時從賓佐僚吏往見山人。飲酒於斯。

亭而樂之。

落飲酒二字作後案

挹山人而告之也。

挹酌

曰。子知隱居之樂乎。雖南面

之君。未可與易也。

三句是一篇綱領

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

易中孚九二爻辭言九二中孚之實而九

五亦以中孚之實應之如鶴鳴於幽隱之處而其子自和之也

詩曰。鶴鳴於九臯。聲聞於天。

詩小雅鶴鳴之篇臯澤中水盜出所爲坎從外數至

九喻深遠也言鶴之鳴在於九臯至深遠矣而聲則聞於天猶德至幽而有至著者焉

蓋其爲物清遠閒放。超然於塵埃之

外。故易詩人以比賢人君子。隱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無

損者。然衛懿公好鶴。則亡其國。

衛懿公好鶴出則鶴乘軒而行一日敵至欲禦之皆曰公有鶴何不以禦敵及煩吾爲遂亡國

周

公作酒誥。

酒誥周書篇名商受酗酒天下化之妹土商之都邑其染惡尤甚武王以其地封康叔故周公作酒誥以教之衛

武公作抑戒。

抑戒即詩

大雅抑之衛武公年九十有餘作抑戒以自戒其三章云顛覆厥德荒湛于酒

以爲荒惑敗亂。無若酒者。而劉伶阮籍

之徒。以此全其真而名後世。

晉劉伶阮籍崇尚虛無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與阮咸山濤向秀王戎嵇康爲竹林七賢○引鶴從上名亭

來飲酒從上飲酒來

嗟夫。南面之君。雖清遠閒放如鶴者。猶不得好。好之則亡

其國。而山林遯世之士。雖荒惑敗亂如酒者。猶不能爲害。而況於

鶴乎。由此觀之。其爲樂。未可以同日而語也。

應上隱居之樂三句遠想遠韻筆勢潤翻

山人欣

世人不曉石鐘命名之故。始失於舊註之於淺人。不詳繼失於俗見。千古為勝。埋沒多。少。坡公身歷其間。聞之。詳從前

然而笑曰。有是哉。仍就山人作收乃作放鶴招鶴之歌曰。鶴飛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覽兮。擇所適。翻然斂翼。宛將集兮。忽何所見。矯然而復擊。獨終日於澗谷之間兮。啄蒼苔而履白石。歌放鶴鶴歸來兮。東山之陰。其下有人兮。黃冠草履。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餘以汝飽。歸來歸來兮。西山不可以久留。歌招鶴

石鐘山記

蘇軾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鐘山焉。彭蠡鄱陽湖。元鄆道元注。水經以爲下臨

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一是說也。人常疑之。疑今以

鐘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況石乎。一駁伏下。至唐李渤。少室

唐順宗徵爲左拾遺。稱疾不至。始訪其遺蹤。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音北

音清越。音商。抱浮。止響騰。餘韻徐歇。抱鼓。槌也。自以爲得之矣。一說。然是說也。

余尤疑之。疑余。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鐘名何哉。

無數疑案
一破盡
爽心快目

一駁伏下
陋字案

元豐

神宗年號

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齊安舟行適臨汝

齊安臨汝皆邑名

而

長子邁將赴饒之德興尉

時公之長子蘇邁爲饒州府德興縣尉

送之至湖口因得觀所謂石鐘者

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間擇其一二扣之硃硃然

此即

李渤之故智

余固笑而不信也

仍然是疑轉下有勢

至其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

壁下大石側立千尺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鶻

聞

人聲亦驚起磔磔

窄

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欬

慨

且笑於山谷中者

或曰此鸛鶴也

一段點綴奇景慘淡凄其侵人毛髮伏下士大夫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句

余方心動欲還

折筆

而大

聲發於水上

增

如鐘鼓不絕

增

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

鐘聲

下皆石穴罅

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

聲

澎湃而爲此

談

也

烹派

一處見間得其實

舟迴至兩山間將入港

講

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

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竅

款

坎鏜

湯

鞳之聲

窾坎鏜鞳鐘鼓聲

與向

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

兩處見聞得其實

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者

周景王之無射也。亦無射周景王所鑄鐘名。潁坎鏜鏜者，魏獻子之歌鐘也。魏獻子晉大夫

○兩處石鐘與古鐘聲無異。古之人不余欺也。始知古人以鐘名石為不謬。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

有無可乎。人謂石置水中不能鳴蓋臆斷耳。酈元之所見聞，殆與余同。而言之不詳。簡

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

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破人常疑之句。而陋者乃以斧斤考擊而求

之，自以為得其實。破余尤疑之句。余是以記之。蓋歎酈元之簡，而笑李渤之

陋也。結出

潮州韓文公廟碑

蘇軾

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東坡作此碑不能得一起頭起行數十遭忽得此兩句是從古來聖賢遠遠想入

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用意皆二字接包括古今聖賢多少。其生也有自來，

生不苟生其逝也，有所為。死不故申呂自嶽降。大雅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甫即呂也書呂刑禮記作甫刑而孔氏以為呂侯後為甫

侯是也申申伯也。○生有自來，傳說為列星。莊子傳說乘東維騎箕尾而比于列星○逝有所為。古今所傳，不可誣也。略證頓住

韓公貶於潮而潮祀公為神蓋公之生也參天地關盛衰故公之沒也是氣猶浩然

獨存東坡
極力推崇
文公豐詞
環調氣餘
光采非東
坡不能爲
此非韓公
不跡當此
千古奇觀
也

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

忽然提出氣字來

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

乎天地之間。

猝

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

張良陳平

其智。賁育

孟賁夏育

失其勇。儀秦

張儀蘇秦

失其辨。

一遇是氣則富貴智勇辨皆無所用纔見浩然

是孰使之

然哉。

頓上起下有力

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

而亡者矣。

疊四語刻畫氣字

故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幽則爲鬼神。而明

則復爲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

以上言古今聖賢歿後必爲神是一篇之冒

自東漢以來。道喪

文弊。異端竝起。歷唐貞觀

太宗年號

開元

明皇年號

之盛。輔以房

玄齡

杜

如晦

姚

而

折人

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

歸於正。

文公排異端明天道正人心布衣而挽回世教其功尤烈

蓋三百年於此矣。

宕句得神

文起八代之衰。

東漢魏晉宋齊梁陳隋

而道濟天下之溺。

公原道等篇興從宏深障百川迴狂瀾所以救濟人心之溺

忠犯人主之怒。

骨入禁中。公上表極諫。帝怒貶潮州。

而勇奪三軍之帥。

鎮州亂殺帥洪正而立王庭湊。詔公宣撫。衆皆危之。公至對廷漆力折其黨。四句說盡韓公一生。

此

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

應前接住下提筆再起

蓋嘗論天人之

辨。以謂人無所不至。

可以智力勝

惟天不容僞。

必以精誠感

智可以欺王公。

可以欺豚魚。

易中孚象曰信及豚魚天

力可以得天下。

人

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

心。

天○四句承上生下

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

公有謁衡山南嶽廟詩云我來正逢秋節雨陰氣晦昧無清風潛心默禱若有應豈

非正直能感通須與盡掃衆峯出仰見突兀撐晴空是誠能開衡山之雲也○天

而不能回憲宗之惑。

謂貶潮州○人能馴

句

鱷魚

之暴。

潮州鱷魚爲患公爲文投水中是夕暴風震雷起溪中數日水中涸西徒六百里○天

而不能弭。

米

皇甫鏞

博

李逢吉

之謗。

憲宗得公潮州謝表頗感不欲復用之鏞忌公奏改袁州李逢吉因台參之事使公與李紳交門遂罷公爲兵部侍郎是不能止謗也一人

能信於南海

之民。廟食百世。

謂潮州立廟祀公○橫插一筆○天

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

公自觀察推官人仕貶山陽貶潮州移袁州行軍潮州宣撫鎮州是不能一日在朝也○人

蓋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

人也。

一點便醒應上人無所不至二句收住

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自是

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

齊等之民

至於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

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記公於朝

潮人之事公也。

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

記公於潮

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